

*The Fairy Tale of My Life*

# 安徒生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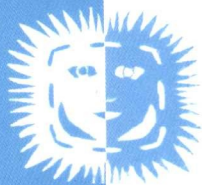
—— 我生命的童话故事

[丹麦] 安徒生 著

[下册]



民族出版社



安徒生 著

金 燕 译



# 安徒生自传

——我生命的童话故事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徒生自传：我生命的童话故事/（丹）安徒生（Andersen, H. C.）著；

金燕译.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9

ISBN 7-105-07229-6

I. 安... II. ①安... ②金...

III. 安徒生, H. C. (1805 ~ 1875) - 自传 IV. K835.3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4347 号

**安徒生自传——我生命的童话故事**

安徒生 著

金 燕 译

选题策划：千太阳 钟美珠 覃代伦

责任编辑：千 日

版式设计：千太阳

责任校对：兴 哲

封面设计：金 燕

电脑制作：金若龙公司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41.875 字 数：699 千字

印 数：0001-4000 册

书 号：ISBN 7-105-07229-6

定 价：68.00 元（上下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三室电话：64272078；发行部电话：64211734



# 目 录

1. 惊人故事的诞生 / 001
2. 以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 / 187
3. 人生，最美丽的童话 / 503
4. 安徒生年表 / 662



1846.7~1847.12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9年，这是对丹麦重要的9年，对我则悲欢交织。我获得了我在祖国的巨大赞誉，同时，我也变老了，尽管我的心态依然保持着年轻。我在这里讲一下我9年来的经历。

我吸着韦尔内乡间的空气，不久就恢复了体力，我觉得是该回家的时候了。我打算先到瑞士去。白天我留在佩皮尼昂和纳尔邦，夜间则坐马车赶路，但是我仍觉得是从好的环境中来到了难以忍受的气氛里，我被炽热的空气所笼罩。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一种折磨，我一会儿就感觉到神经被烧透了！我一晚上都没觉得清凉，而那些蚊子却来回飞舞着。

居住在塞特时，我有那么一两夜把垫子拿到阳台之上，才勉强享受了那里的凉爽空气。在蒙彼利埃，我知道美只是炽热的阳光。我在房子里脱光衣服，真想到浴盆里洗个澡，我对这种美有点陌生。我在飞速行驶的火车上听到有关火车在法国北部发生事故的消息，我在凉爽的环境里的话就会产生很多联想，但是我被法国南部的太阳搞得心神不宁，像晕船一样，只听任事情发生而无心过问。火车在尼姆停下后，人们垂头丧气地去搭马车到阿维尼翁。

1846年7月8日，法国北部有一辆火车出轨。



杏早熟了，我只好吃杏仁和无花果。我在休息时躲在窗子后，感觉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行程！

我发现教皇的宫殿如同城堡一样。宫殿现在是兵营，而主教堂像它的一翼。弗尔内的半身像在博物馆里，它由托瓦尔森雕塑，而一个聪明人把他名字旁的“danois”划掉了。弗尔内画的两幅马泽帕画也在那里挂着，上写着“给美丽的阿维尼翁城”，这和印画有不同之处。街道在晚上有些生气，非常热闹，有一个江湖郎中在卖东西。葡萄藤爬上窗子把阳光挡住了。

法语的“丹麦的”。

我离沃克吕兹很近，却没有力气去那里，因为我还要回到瑞士去，那边的山要凉快很多，我想在那里恢复我的体力。很多人赞美瓦克鲁斯，然而我却没有见到，佩特拉卡曾用他的诗讲述它，现在他的诗已传遍全球。

罗纳河水比较急，顺流只要一天就能从里昂到马赛，但逆流就得花4天才能从马赛到里昂。我忘记了那肮脏的汽轮，改乘一辆很快的马车。高耸的奥朗治古代罗马剧院是那里最高的建筑，凯旋门是为塞普蒂默斯·塞维鲁而修，我看着那些罗纳河岸上的罗马景色像是回到了意大利。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有很多罗马遗迹留在法国南部。

河岸的景色非常美丽，有歌特式的教堂在城市里，城堡在山上像巨大的蝙蝠一样。河流上方有美丽的吊桥摇曳着，河中的船只努力向前。

罗纳河与索恩河在里昂连接。我在里昂一条街上，看到了东北方向有绿色平原，上面是蓝色的天空。那里是勃朗峰，山峰的那边是瑞士，我已经离能让我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不远了。然而，里昂警察局给我签证前，瑞士领事不肯给我签证，警察局却认为我的护照有问题。我一直是靠护照和签证来旅行的，所以有点紧张。我们几千个旅客中都在护照上遇到一些麻烦，有些人会被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有的人看不懂，或者是低层官员填了个错误号码，连我都找不到相应的号码了。



丹麦人惯用“克里斯蒂安”这个名字，然而在英文里是“基督教的”、“基督徒”之意。

另外，意大利的海关警察怀疑我的名字“克里斯蒂安”，说它是基督教徒的一个特殊的派别。我在碰到一位高级警官前，一天内已记不得去过多少次警察署了。我向他们解释说，不会有人把护照送到巴黎，是因为我要从比利牛斯山经里昂到瑞士去。警官却不讲情面地要求我回马赛把护照办好后再到瑞士。我说我受不了这一旅行，也受不了里昂的炎热天气，我要呼吸清新的空气！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有教养、懂礼貌的人，他检查了我到过的地方和时间，然后认为我的签证没有问题，所以对我放行。

我在第二天就去了瑞士。我在晚上欣赏歌剧，一个德国苏黎士的班子在那天正好演出，他们演出了弗洛托的《斯特拉戴拉》和韦伯的《自由射手》，捞了不少钱财。因为只演奏《自由射手》的音乐，省掉了对白，这样演出时间上没什么问题。

勃朗峰（Mont.Blanc）是西欧的最高峰，海拔4807米，此峰终年为白雪覆盖，皑皑的雪峰有如教堂的圆顶，而四周针峰蝶竖，气势磅礴，气象万千。

我到了同样热浪逼人的瑞士，勃朗峰和少女峰上的积雪一样都露出了长条山石，它们是黑色的。然而，空气却清新，在晚上时更是清爽。我到了韦魏，在湖畔和积雪覆盖的山脚下生活也是一种快活的日子！牧羊人和烧炭人在湖的对岸烧起大火，像黑色山脚下发亮的红星。我去了奇仑，我在上次发现有人想破坏纪念柱上刻着的拜伦的名字，一个英国人想把它刮掉，但是他刚在名字上刮了一刀就被制止了。话说回来，即使他刮掉了拜伦的名字，世界人民仍然会在心中记住它的啊。维克多·雨果、罗伯特·皮尔的名字也在柱子上。

罗伯特·皮尔  
(1788-1850)  
英国政治家。

我经法兰克福来到魏玛。鲍利乌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大公储邀请我，我在艾特尔斯堡生活了一段很好的日子。我在耶拿和教授伍尔夫在一起用德语翻译诗歌。然而，我的身体不是很好。我喜欢南方，但现在必须承认我是北欧之子，我的肌肉、血、神经留在了这里。我开始回家。我在汉堡时克里斯蒂安8世国王给了我国旗勋章。有人对我说我动



身前国王就想给我这枚勋章。所以，我接受它应在踏上国土前。我两天后回到了丹麦。

有人给我写信说人们很喜欢我的文字脚本的哈尔特曼的歌剧《小基尔斯腾》。人们喜欢它的音乐，因为它有特点，也很感人。海保格喜欢文字脚本，我希望尽快地欣赏这部作品。回家时，《小基尔斯腾》上演。哈尔特曼说：“这下，你应该高兴了！”到剧院时，人们都注意到了我。大家在演出结束后发出嘘声，并鼓掌祝贺。哈尔特曼说：“这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我有点不明白！”，“我知道。”我说，“你不要介意这个嘘声。这是我的同胞在欢迎你的到来！”

我还没恢复我的健康，我在夏天旅行了这么长的时间有些吃不消，只有等冬天的空气让我恢复精神。我精神上有些紧张，我的心情却非常兴奋。我在那个时候写完诗作《阿哈斯维鲁》。我多年来常把我新的作品读给奥斯忒德，他也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他的思想深邃，心灵美丽而善良，他总能深入到事物的里面，发现其中的真理。他认为真实是诗的灵魂。一次，我拿我翻译的诗《黑暗》去给他看，这首诗是拜伦写的，诗的想象描绘把我深深吸引了。所以，当奥斯忒德说那是错误的诗时，我非常地吃惊。他认为这诗一节不如一节，从开头到结尾全是败笔。“虽然诗人可幻想。”他说道，“天上的太阳消失了，然而他没有认识到它的结果和这里的黑暗、寒冷、时间是不同的事情，这是一种狂想！”。我认为他说的话是正确的，我的思想在那个时候产生了奥斯忒德在《自然的精神》中评论诗人时要从真实出发的观点。他告诉我说当他们以先驱的身份来讲话时应从科学的灵感出发，而不是寻找过去的废弃物。如果他想描绘一个逝去的年代，那他必须表述当时主要人物的思想。令我奇怪的是明斯特竟不知道后来奥斯忒德在作品里表达的都是真实的东西。

雅可布·明斯特 (1775-1854)

西兰大主教。他反对奥斯忒德的观点。



▲ 安徒生，1865 年  
9 月摄于弗里森堡

我的《全集》和一些单行本的再版使我在德国的人气更加兴旺。人们喜欢读我的童话和《没有画的画册》。还有的人模仿我的童话中的情节。他们送给我书和诗作，我认为他们送给我的《德国儿童对亲爱的丹麦儿童的朋友安徒生的衷心问候》是最好的。

从国外照射进来了金色的阳光，国内也因而变得明亮。我的心态仍然年轻、思想仍然深邃，美好的回忆和良好的心态使我不断地产生新的东西。在我们周围，喜悲各有自己的半径，后者的半径往往互异，是世人很难想象到的。

有时，连最心爱的人都不能窥视自己的心灵，它们是一些私人领域。作为诗人，人们不会知道一些深邃的音符到底是诗还是一种现实。我的童话有这种音符，人们通过它可听到我的一种生活的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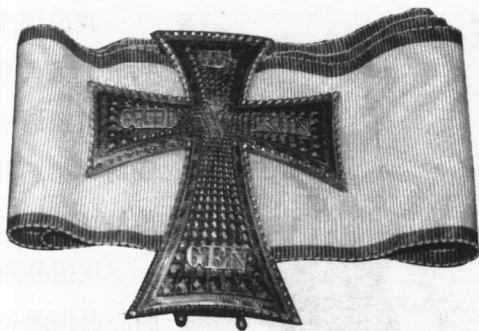
在那一年，我的若干作品，如《一个诗人的集市》、《童话》和《没有画的画册》等在英国相继出版，那里公众和评论界一致认可这些作品，它和《即兴诗人》一样受到人们的欢迎。我收到了许多男女朋友的来信。克里斯蒂安八世也从伦敦出版商理查德·本特莱那里收到我的一些作品。一位朋友告诉我国王在收到书时非常高兴，然而令他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国外人们喜欢我，但在国内我却受到人们的攻击。国王读完《我的生活的童话》后对我产生了更大的善意。当我给他最新出版的书时，他说：“到现在我才算真正认识了您！”。接着他说：“我见您的次数真是太少了啊！”我说：“一切由陛下您做主！”他说：“您说得很对！”然后，他祝贺我在德国、特别是在英国得到的认可，他还关心我生活中的故事。分别时，他又问我：“您明天到哪里用餐？”我回答说是在饭馆。他就发出邀请说：“还是到我们这里来吧，我和我的妻子与你在四点一起吃晚饭！”



我有一本上面有一些签名的纪念册，它是从普鲁士公主那里得来的。国王和王后陛下看了后，克里斯蒂安八世国王写下了这样的话：

“利用自己的天赋赢得了—个光荣的地位，比得到任何宠爱和礼物更加自豪。”

这行字将提醒您想起您的。



善意的

▲ 安徒生获得的勋章

克里斯蒂安国王

日期注明是4月2日，这天恰好是我的生日。卡洛琳·阿玛莉王后也写下了留言：非常喜欢这些精神和文字上的宝藏。

有一天，国王问我要不要到英国去。我说我正想在夏天到英国转转。陛下说：“我可给您提供经费！”。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说：“我不需要！我可用我德文版著作得到的800元！”

接着，国王说：“您是代表丹麦文学去英国的，您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

“这没事！我钱不够之时就回来了！”

国王说：“您有需要的地方可直接写信给我！”。

“现在，恐怕我还不需要它，我可能有需要陛下发慈悲之时。我不喜欢老是谈到钱！然而，如我给陛下写信而不是要求什么，我希望不是写一封正式严肃的信给国王，我希望是给心爱的人写信。”

国王对我的好意非常高兴。

1847年5月，我离开了哥本哈根，我看见鹳鸟飞来飞去。圣灵降临节是我在格罗鲁普度过的，在欧登塞我见到射击手在庆祝他们的节日，那是在我孩童时代最好玩的时候。现在新一



见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  
第三至五场的场景。

代孩子像我小时候一样参加了进来，扛着靶牌像在勃南森林一样，人们走向麦克白的宫堡。但是它和我以前认为的完全不一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窗外一个半疯癫的人，虽然他相貌端正，然而他有些疯，孩子们喜欢逗他玩。我想到了我的童年和我弱智的祖父。如果我在欧登塞当学徒，我心中的那种幻想力被时间和周围条件所扼杀，或者我不能适应环境等等，那真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看到窗外的那个可怜的痴人，我的心跳动得厉害，我真得感谢上帝对我的爱。



▲ 荷兰风车

我在奥尔登堡拜访了几个朋友后到了荷兰。我们坐着马车走在光滑清洁的大道上。房舍和城市是一幅清洁的景象。当时，人们正在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市代文特赶集，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我早在万牲园里见到过的那种糖果摊摆满了中心广场。钟声从教堂的钟楼上传来，荷兰国旗飘扬着。我花了一个小时乘火车从乌特里希到阿姆斯特丹。

那里的人们就像是两栖动物，  
有一半生活在水中央！

巴泰勒米·考塞 (1800~1850)  
曾在丹麦王宫当过美发师。

这里留给你的印象和威尼斯不一样，城市里的宫廷死气沉沉。我在街上遇到一个人，我非常容易地听懂了他的话，于是我认为荷兰话很简单。然而，他是一个法国理发匠的学徒，实际上是用丹麦话和我讲的，他与美发师考塞在哥本哈根待过一段时日，懂丹麦文，他知道我是丹麦人，所以用丹麦文回答我。

运河边上有浓荫的大树，一家人坐着笨重的驳船在河面上驶过。妻子把着桨，丈夫叼着长烟杆儿。人群里，有几个小男孩引人注目，衣服是双色的，背面是黑色，前面是红色，两条



裤腿也各有不同的颜色。几个小女孩衣着的颜色和他们穿的一样，如同我的家乡奴隶的穿着。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穿，他们说孤儿院的孩子都是这样穿的。法国喜剧在剧院里上演，然而我却没有赶上，因为当时的国家剧院在停演，否则我可以看一下荷兰的风俗习惯。当演出时，大家在抽烟，荷兰人称之为“冉”的侍者为人们送茶、烟，人们喜欢用大碗喝茶。戏演出的时候，人们也在唱对偶诗，燃着的烟使大厅里和舞台上充满了烟雾。有几个荷兰人对我讲过，我感觉到这是事实。

我首先去了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书店，我打算买有荷兰文和佛兰芒文诗作的诗集。书店老板奇怪地望着我，然后匆忙地跑开了。这使我一时非常糊涂，正要走掉之时，有两个男人从邻近屋里出来，也望着我。有一个问我是丹麦诗人安徒生吗？然后，他们指了指我的画像，原来他们这样认出了我。荷兰报纸公开过我要来的消息。一个常年在荷兰生活的丹麦人牛汶胡伊斯的牛厄戈先生把我的全部长篇小说翻译成荷兰文。不久前，《我的生活的童话》和我的《童话集》在阿姆斯特丹也被翻译出版。《时代》的出版者万·德·弗利特不久前逝世，他曾以很大的兴趣介绍我的一些活动，并刊登过我的画像。

我感觉我在荷兰有许多朋友。奥斯忒德把一封写给教授阿姆斯特丹弗罗利克的信给了我。他给我引见了著名的荷兰诗人范廉讷普，他写过《德卡玛的玫瑰》和《哈雷姆的解放》。她们都是荷兰文学中杰出的作品。我结识了这位朋友，成了这一家人的喜客，而不是一个陌生人。可爱的孩子们围着我，让我给他们讲我的童话，其中的一个小朋友对《红鞋》的印象特别深。他被《红鞋》的故事深深感染，他站在旁边看着我，他后来把收有《红鞋》的书让我看了一眼，我见上面有一幅画，上面的鞋子是红色的，其他部分没有上色。大女儿萨拉已经长大成人，特别地可爱、活泼，她迫不及待地问我哥本哈根的妇女漂不漂亮，我说：“她们像荷兰妇女，很漂亮的！”。她让我说

雅可布·范廉讷普（1802~1868）

荷兰诗人。



丹麦话，我给她写了几个她喜欢的字。晚餐时，范廉讷普问我可否读荷兰文，然后他给我一张有字的纸条，那是他写的诗。他朗读给大家听。

我搭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到哈雷姆。其中，有一段路像是连接北海和哈雷姆海的堤坝。我看到了一种伟大的事业，他们想抽干一片海水，海平面下降了许多。当我走进巨大的船身时，听到了巨大的哈雷姆管风琴声，它的 8000 根铁管正发出声音。使我吃惊的是，我旁边的语言一半是丹麦文，一半是德文。有些房子上写着这样的字：“hier gaat man uit porron!” 这里的人来回走动。教堂的钟响着，我觉得国家像一个英国的花园。在莱登首次见面的教授施莱格尔的夫人给了我一本他们的家系纪念册。

赫尔曼·施莱格尔

(1804~1884)

荷兰教授、自然历史博物馆馆

长。

施莱格尔夫人懂丹麦话，熟悉丹麦，因为她曾到丹麦去过。我有一次到施莱格尔的房间，她也在那里。我、她们夫妻及吉尔教授游览了莱登的景点，那里有一些堑壕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辛吉斯特和霍尔萨时代远征英国时所建。

一些画像和招贴画挂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宣传万·德·弗利特的《时代》期刊的招贴画是最大的一张招贴画。真是凑巧，我的名字和画像也在上面。人们看到了画像，也看到了我，我有些不自在，连忙走进车厢。我要到海牙去，我见票上写着一个荷兰名字“s' Gravenge”，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认为我这次坐火车会去一个我并不太乐意的地方。

荷兰文的“海牙”。

我在海牙通过窗口看见了荷兰作曲家弗尔胡尔斯特，他是我在罗马认识的一个熟人。虽然我和他长得不是很像，然而仪态举止却比较相像。我老远就向他打招呼，他却对我不理不睬，可能没想到我会在海牙。不久，我出去游览这个城市时，首先遇到的还是弗尔胡尔斯特，这叫人非常高兴！我们开始聊天，从罗马讲到哥本哈根，我告诉了他哈尔特曼和盖德的事



情，弗尔胡尔斯特也知道他们的音乐。他比较喜欢丹麦，羡慕丹麦的歌剧。荷兰人只有法国和意大利的音乐，这使我觉得有点可惜。我来到他在城郊的家里，从他家窗子往外看，可看到具有荷兰特色的田野和草地；同时，也可听到教堂传来大钟的声音——有一群鹳鸟从巢里飞了出来，似乎向我表示敬意，它们是海牙的市徽。

万·德·弗利特曾经多次给我写信，但是我并不认识他，他曾给我寄来我著作的翻译稿和有关它们的一些评论。我到他家，感觉到他具有孩子般的性格，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所有的作品他都有很大的热情。我的突如其来，他深为惊奇，非常感动。以前，他希望我去看他，还想要我住在他那个地方。他年轻的妻子也非常高兴，可她只讲荷兰语，然而我们高兴地点头、握手。两人对我好得不能用言语来表达，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年龄还小，他的名字取自我的名字和拉小提琴的克里斯蒂安的名字。我的到来，他们感到了很大的快乐，我也非常感动。他的家充满着爱，但是因我在海牙待不久，再就是他家所在地太远，我愿住在市中心的旅馆。我离开之时，两人为了和我多待一会儿就陪我一直走到旅馆门口。我在国外能碰到这样好的朋友，非常开心。我和他们分手后正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却碰到一个身着丧服的人站在我旅馆前面台阶上，直到他喊我的名字时我才认出了他。和刚离开的那小两口完全不同，他流着眼泪，他是门德尔松的妹夫亨塞尔。他的妻子，也就是门德尔松的妹妹突然去世。大夫劝他到外边看看，他刚从柏林过来，想解脱一下悲伤。她和她哥哥长得很像，是一位音乐天才，在容貌上和哥哥一样亲切。我曾和她们夫妻见过面，那是在柏林。她很有才华，性格比较开朗，以高超的水平为大家演奏。一天她吃完晚饭后坐在凉棚里，精神很好，但突然喊了一声就离世了。她

雅可布·范德弗利特

(1814~1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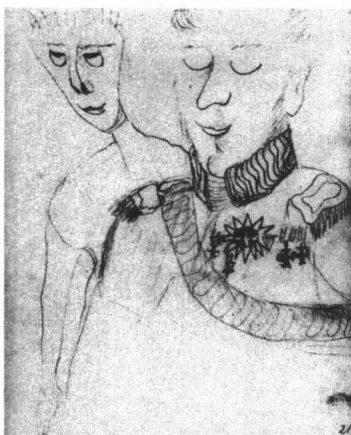
海牙《时代》杂志的主编，也是出版商。

指安徒生的小说《只不过是提琴手》中的主角。

#### ▼ 皇家之城——海牙

海牙(Den Haag)，意指“伯爵家的树篱”。海牙位于西南部北海沿岸，是全国第三大城市，现城市人口有50多万人。13世纪以来，海牙一直是荷兰的政治中心。





▲ 安徒生素描作品：

夫妻

约翰内斯·克尼帕尔豪特

(1814~1885)

荷兰作家。

丈夫是非常出名的人像画家，曾是军官，也给她画过一幅像。他把那张画像安放在自己房间内。我的心情开始还非常好，但看见他处于悲伤之中，我感到也非常难过。

一年后，门德尔松也去世，这样就和他聪颖美丽的妹妹一样都离开了我们。

我在海牙住了4天，本想在礼拜天去看法国歌剧的，然而我的朋友们却劝我最好别去。于是我们改去欧洲大饭店参加一个活动，那里有很多人聚集着。在上台阶的时候，我好奇地问：“今天晚上有舞会吗？为什么这里如此热闹漂亮？”，他们先是不动声色地说“像是有喜事吧！”接着才明说道：“是为你安排的一个聚会啊”！我这才注意到很多认识的人在那里，这不由得使我非常地吃惊。然后，那人又说：“您的荷兰朋友都为今晚能和您一起参加聚会而感到由衷地高兴！”

我在海牙短暂停留的期间，万·德·弗利特给我全国各地的笔友们写信，把信息通知给他们，和他们约好了我到达的时间。就连远方的祖伊德湖那边的作家——《大学生生活》的作者克尼帕尔豪特——也为了见我一面而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在这里见到了不少艺术家，以及文学界的名流、画家和演员。在用鲜花点缀的庞大的餐桌上进餐时，大家热情地为我祝酒、致辞。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万·德·弗利特的祝酒词，他说：“为哥本哈根的父亲，那位把安徒生当做自己的儿子看待的高贵的科林”而祝酒。接着他又转身对我说道：“两位国王陛下，克里斯蒂安八世国王和普鲁士的贝得列·威廉给您颁发了勋章，总有一天，这两枚勋章将会被安放在您的棺木上，届时相信上帝将会为了您的虔诚的童话而颁发给您最美的勋章，那是不朽生命的荣誉皇冠。”

席间，有一个朋友讲到了荷兰和丹麦在语言和历史方面的关联。一位为我的《画册》添过美丽插图的画家把我当做他的



一个同行来为我祝酒。克尼帕尔豪特用自由的法语为我祝酒。大家唱歌，朗诵幽默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对荷兰的戏剧和悲剧还没有接触过，所以当海牙著名的悲剧演员彼得·格拉汶维尔特的《塔索》中的整场牢狱戏时，我却一个字都没有听懂。不过我还是可以感觉到表演的真实，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好的模拟了，就好像连脸上的血都能轻松驾驭，时而脸色苍白，时而又红光满面。全场的人都对他致以热烈的掌声。然后大家又欢快地高歌，尤其是唱国歌《我们这些有荷兰血的人！》时，国歌的曲调和大家的激情让我特别感动，那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夜晚之一，人们给我的欢呼在瑞典和荷兰达到了高潮，这是一种能让人感极而泣的幸福。洞察世间人心的上帝，能感知我心的谦卑。

第二天，克尼帕尔豪特带我去海牙的国家森林公园，那是当地的人们散步和听音乐的最佳去处。我们沿着两旁盖有富裕农舍的田园般的道路，穿过一片片美丽的草地，而后莱顿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不过在接近莱顿时，我们先驱车到藏在沙丘和堤岸后面、受到保护的施汶尼根。一些朋友在这里的浴场旅店的餐桌上赋诗作画，也为了丹麦和荷兰的友谊向我举杯祝酒。岸边三三两两地停泊着一些渔船，传出悠扬的音乐声在海面荡漾，充满了家乡的气息，让远方的游客享受这美好的夜晚。

当我要离开海牙时，热情的旅店女主人给我抱来了一大摞报纸，上面已经刊载了那些为我安排的聚会情况的报道。有几位较亲密的朋友把我送到火车站，分别的时刻显得格外忧伤，短暂的生命中朋友能否再次相遇，也颇让人为之茫然。

我觉得鹿特丹是一个比阿姆斯特丹还要活泼的城市。运河里停泊着许多大船，其中夹杂着以前我已看得很多的小船，船身涂得花花绿绿的，一般都是妻子把着桨。这场景虽然不像歌谣《年轻的彼得森先生》里所唱的那样穿着拖鞋和靴子，



▲ 鹿特丹

鹿特丹（Rotterdam）位于荷兰西南部莱茵河口地区新马斯河两岸，距北海28公里，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和荷兰第二大城市。



但她们确实是在把着桨，丈夫却悠哉游哉地躺着抽他的烟斗。

我们搭乘的是荷兰最古老的一艘汽轮——“巴塔维尔”号——它是一艘真正的蜗牛汽轮，次日将开始它的伦敦之行。我已经买好了票。船上装载得满满当当，装满樱桃的筐子高高地码起来，超过了船的围栏。一些看起来像是要移居美国的人们，成了甲板的住客，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一旁玩得兴高采烈。有一个胖得有点像福斯塔夫的德国人，陪着他晕船的妻子走来走去，长得滚胖的她对汽轮驶出马斯河进入一望无际的北海万分恐惧，她的灰狗也和她一样在发抖，幸好它是被东西裹着并用绳子牢牢地拴住的。由于海水正在退潮，让我们花了整整八个钟头才驶进北海。本来就显得低洼的荷兰，现在像是越来越深地沉到了灰黄的海里。太阳下山时我回到船舱，直到清晨回到甲板上时，已经可以看到英国的海岸了。停靠在泰晤士河的岸边的数以千计的渔船，远远地看去，就像一大群水鸭。泰晤士雄伟的港口在宣告英国是真正的海上霸主；每一分钟都有汽轮在这里靠岸，又在每一分钟都有由无数船只组成的船队从这里驶往四方，就像接力赛一样。不同的是，赛跑者的帽子上都冒着浓烟，浓烟的最上层还绽放着红色的火花。一艘艘的游艇像天鹅般滑过，一艘接一艘，越往泰晤士上游驶去，就越密集。开始时我还有新鲜感，一路的数着我们遇到的汽轮，但是数到最后数累了，也就管不了许多。到了格拉文森，再往泰晤士上边望去，就好像遇到了一场浓烟滚滚的大火，其实只不过是汽轮的烟囱冒出的汽，在空气中纺织的幻影而已。整个天空都被浓云所笼罩着，暴风雨快要到来了，蓝色的闪电划过漆黑的天空，伴随着一辆喷着蓝烟的火车飞快驶过，那响声就像是爆炸的炮弹似的。

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对我开玩笑地说道：“人们都知道您要来，正准备欢迎您呢！”。我心里嘀咕说：“噢，只有上帝才知道！”